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一

序九首

韻總序

送曾鞏秀才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謝氏詩序

送王陶序

梅聖俞詩集序

韻總序

儒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

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

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

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

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

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一

一

馮翼

濁相出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
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也是以學者莫肯捨其
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
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韻總
五篇推子毋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
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擲者
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
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
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聿本儒
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

妄與人文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
有二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
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
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
正焉鑿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淒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慙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曾鞏秀才序

歐忠齋卷之三

三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歛群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索忝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柰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法也

不幸有司尺度一失乎則徃徃失多而得少噫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用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蕃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旣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歐忠公集卷五

五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毋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毋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文也景山嘗學杜唐杜牧之文以

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
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
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
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
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
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
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
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
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歐忠公集卷三

六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
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
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
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
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卓然而不惑者
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
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

徃徃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聖賢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旣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子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於其心雖然若生者豈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

以上
而

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真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

歐文忠公集卷之三

八

所

晴工
林宜

陰
字
本
少
無
作
自
下

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大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

此牛下三
其作二
初上
有脩

多有
至三
字餘

壯于趾征函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子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孫子後序一作書
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三

九

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此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

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排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矜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

初移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爲人之佐鬻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死陵幼
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經
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
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
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
所作於詩尤多世旣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
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
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
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
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旣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
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
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
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
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
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四

序八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廖氏文集序

外制集序

禮部唱和詩序

內制集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四

一

蕭

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今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

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
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
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
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
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
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
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
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
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

歐忠齋叢書

二

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
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
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下也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故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飢困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
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燹楚書六經於是中

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
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
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
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
非予以一人之見夾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
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
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
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
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
同子說者旣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

經非一世之書且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
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
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
年已而出其兄儒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
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
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
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儒者未嘗聞
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
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
詩知名於湖南而儒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諂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堂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披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特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
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解而况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
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
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
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
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
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郢以來河北
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群
居無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竒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徃徃亦造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
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
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
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嘘噓者亦
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
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歐憲公全集卷之五

七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
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
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
文嘗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
祕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
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

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詐又無所遇以發焉其胥胥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目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其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徃徃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直徃至有博學好竒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
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皇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世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自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木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後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充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任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四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序六首 傳二首附

思穎詩後序

歸田錄序

仲氏文集序

續思穎詩序

江鄰幾文集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傳

桑懌傳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

歐愈文集卷五

范蔚

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旣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葺弊廬以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稿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謂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鱓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測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

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旣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子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儀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二篇爲思潁詩以刻于石

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徃徃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歐忠公集卷十五

五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所發明譎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

歐文忠公集卷五

六

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
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
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
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
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
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况其下者乎惟簡
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
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
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止平人也自
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

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徃徃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歐愈集卷五

七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

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
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
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
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
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
以志也客復笑曰予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
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
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
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夫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夫二也壯
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夫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七

七

七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慤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
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
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令願爲者長往來里中察

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憐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憚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憚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憚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

人獨提一劔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憚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憚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

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未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
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
人名使徃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
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
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
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
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
又徃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
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

歐忠叢書卷五

十一

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
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徃
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
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徃媪察其實審矣
明且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
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徃
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
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
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
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

班用例也。六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
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
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
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
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
賞歸已上者以奏臺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
姓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
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繫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
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
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

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濁者遂棄其粟
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
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
其爲人不甚長大亦有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
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
所有而能知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
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
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
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
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
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
次第之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序十二首 說一首附

濮議序

仁宗御集序

送方希則序

送陳經秀才序

送楊子聰戶曹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張應之字序

尹源字子漸序

胡寅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送孫屯田延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濮議序

歐意全集卷六

一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爲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爲父可絕是大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爲君可伐矣彼夷齊者耿然孤竹之二鬻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爲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乎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

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
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
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爲
之至艱如此猶湏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
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
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
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爲父
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
不惑群議據經酌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爲
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
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自漢以
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
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
深究其指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
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
歸惡人上借爲奇貨以買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
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志鬱鬱不明
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
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審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可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

歐文忠公集卷之六

三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亨於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吹于近郊曲宴

于便坐者厓纔一二而已故叙裡祀享升歌樂章藏
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
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
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
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
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
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極滿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
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
天地而亡極矣末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禹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輝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
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
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
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
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千百
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倚裳摩跌攘臂以遊其間交
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
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

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摺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
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
然東下以余奪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字以見乎
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
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
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
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宜鬱湮者豈非天將張之而
固翕之邪不然何遄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
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雷光虹蜺濯髮雲漢
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

豈假子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
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
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
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巘崖缺呀若斷
若鏡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通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歐忠齋集卷五

六

水賤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
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嶺頽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徃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徃則騶奴從騎吏屬避道唱
呵後先僧僮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
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
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
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

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曰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其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歐忠齋集卷五

七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鞮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槩易之居一歲

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士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歐忠文集卷五

八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來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遠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
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
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
珠者必之乎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
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摺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
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
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
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
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
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
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
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事訖
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
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
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
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

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簞簋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

君早以孝廉之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有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柰嘗辱君之道義切靡
爲最深是以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旣友慕欽揖
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
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
於淵深且止也於詰訓旣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
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
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
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
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爲止淵之
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
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
旣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
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守如此之甚也
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
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
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
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直識其次第而已至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以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子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子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領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子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

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尚以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延仲序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土將冠惠文以肅臺憲位不皇暖席行不及其駕蓋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
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許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審審主廷爲天子司直之臣
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爲世名郎緣飾
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
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
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爲別又烏足
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
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
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歐忠公全集卷六

五

卷六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七

序七首

刪正黃庭經序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送太原秀才序

傳易圖序

月石硯屏歌序

七賢畫序

龍茶錄後序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七

附錄

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

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

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

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

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

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

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恠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直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借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月
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
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
令約東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
農田勑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
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
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
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
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
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

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
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
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
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
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
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
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有思告之
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
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
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

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圖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本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

歐忠叢書卷十七

四

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

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

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

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槩
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
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
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
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
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是皆險怪竒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考證而學
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
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
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

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
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
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
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
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
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
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
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
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
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

王弼所注或川康成之說此卦六是弼即鄭本而為
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
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號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
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竒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
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寫以為圖予羨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
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
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歐忠叅集卷五

七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
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
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
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
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
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
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此
某十許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手

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
闢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
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
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
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
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
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
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

歐忠齋集卷五

八

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
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草貼
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但家藏以爲寶
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
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
伏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
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
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治平甲辰七
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八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至喜亭記

御書閣記

畫舫齋記

王彥章畫像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

歐忠公集卷六十八

一

黃鼎寫
王景潤

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
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
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
宥密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將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饑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又三泗天下之水會也水漕必廩於此於是治

西門二文室一以視出納
之寓舍曰通清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
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
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
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破梁客至不授館
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
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
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
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
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文忠公集卷之八

二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
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
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
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
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
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匿
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
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

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甯甯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其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求其又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踈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借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

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旣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闖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人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

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僧超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

五

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稱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

冥深不可質究則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由石齒翠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盖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北生今得除去宿

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歛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告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壬午十二月十二

日書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五

七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開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

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特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
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
兵盡屬段疑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百人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
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
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
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
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異神哉今國家罷
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十年而攻守
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
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

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竒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竒竒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美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常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宜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

所贖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意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

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序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
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
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
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
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
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
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
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
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

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
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
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
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湏遲久之
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
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
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
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

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
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
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
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
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
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
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歐文全集卷之六

三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

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有野蔘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九

記八首

菱溪石記

海陵許氏南園記

真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有美堂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仁宗御飛白記

峴山亭記

菱溪石記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九

黃瑞鶯
姜棣州

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二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

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
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
比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
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
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煙零落至於子孫
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
戒而好竒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
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記

歐愈文集卷之九

二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
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淞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
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
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
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
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
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
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
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

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父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

歐忠公集卷九

三

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
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襄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
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
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
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榭賓之圃芙渠芰
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

歐忠齋集卷五

四

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榭水光
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
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
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鼙鳥獸之嗥
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
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
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目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歐憲公集卷五

五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

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

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
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
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擬乎四達之衝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
南竒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儲竊
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忘也頽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太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羨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
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
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
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
素而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
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

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卿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畱紳正笏不動聲氣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帛一作帛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群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寵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歐文忠公全集卷十九

十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吾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

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
煙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
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
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
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
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
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
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
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
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

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
復道也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
脩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九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九

十三

瑞為
卷列

